

本

學	經	
冊	卷	冊
二	六	一
六		
學	縣	滋
校	中	賀

七
号

中庸曰講解義

123.82

251

Vol 1

校立彙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

中庸上

中庸一篇乃列聖相傳之心法子思懼其久而失真故筆之于書以詔後之學者凡三十
三章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其
功在致知力行其要在誠身盡性始于存養
省察極于知化達天寶體是書之意而行之
則先聖之統不患無傳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一章書是子思正道統之傳。以明大人合一之理。首節乃先言道之所自來也。子思曰。學問之理。莫精于性命。聖賢之功。莫大于道。教。世亦知性道教之名。果何謂哉。蓋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卽賦之理以成性。故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在人則爲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紆于其間。其稟受賦畀。卽如天之命令。所謂性也。由是循其性之

莫自然。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仁而爲父子之親。義而爲君臣之分。禮而爲恭敬之節。智而爲是非之辨。其應用酬酢。無非性之本有。而不參以人爲之私。所謂道也。然性道雖人所同得。而氣稟有清濁厚薄之異。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不能盡率其性者有矣。惟聖人因其當行之道。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于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

企而及以復其性分之所固有所謂教也。蓋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空虛。道之大原。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所以修道之功。須臾不可離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此二節書是言道不可離。而君子能盡靜存動察之功也。子思曰。道率于性。性無不有。則道無不在。大而綱常倫類。小而日用飲食。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克塞天地。貫徹古今。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如道而可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聖人爲教。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君子爲學。亦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而其所以持守之功。止有動靜兩端。當其靜也。不待目有所睹。而始戒慎也。雖其所

不睹之頃。未與物接。此心常惺惺然。戒謹祇
慎。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始恐懼也。雖
其所不聞之頃。寂然不動。此心常凜凜然。惶
恐危懼。而不敢忘。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
使靜中有須臾之離也。及其動也。人第知衆
著之爲見。不知幽暗之處。意念一發。而善惡
之幾已動。是至隱而萬象以昭。豈不是莫見
乎隱。人第知其彰之爲顯。不知細微之事蹟。
雖未露。而善惡之幾已萌。是至微而萬形以

具。豈不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旣常戒懼。而于
此獨知之地。尤加警醒。時時敬慎。所以遏人
欲于將萌。而不使動時有須臾之離也。蓋理
欲之關。天人之介。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戒
懼以全其體。則靜時皆存性之功。慎獨以審
其幾。則動時皆見性之地。此君子之學。莫大
乎主敬。一動一靜。密于無間。所以能須臾不
離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一節書是卽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也。子思曰。君子主敬之功。其于道不敢有須臾之或離者。蓋以道之體用卽人之性情也。如人與事物相接。順意而喜。拂意而怒。失意而哀。得意而樂。四者人之常情。當其未發之時。渾然在中心。無一物無所偏倚。謂之中。及其既與物接。喜怒哀樂隨其所發。皆當乎理。心體暢洽。與未發之中全無乖戾。謂之和。是中也者。

性之德而道之體。寂然不動。全體已具。至無而涵天下之有。至虛而宰天下之實。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根本于此。乃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而道之用。感而遂通。四達不悖。一人之情。卽千萬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不異乎一人之情。古今事物之變。莫不共由于此。乃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外于心之性情如此。此靜存動察之功。所以不容少間。而道之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一節書是言體道之極功也。子思曰。中和之理。約之雖在一心。放之則彌六合。特患工夫不至。故功化未神耳。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懼者愈密。以至于至靜之中。毫無偏倚。是能推致夫中之極。而大本立矣。尤于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以至于應物之處。毫無差謬。是能推致夫和之極。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

地之心亦正。七政四時。不愆其度。山川嶽瀆。各得其常。而天地以位焉。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魚鼈鳥獸。咸若其性。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以育焉。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大本達道。自有全量。致中和之效驗如此。合而觀之。天命謂性。天之生人也。戒懼慎獨。人之事天也。中和位育。人之成天也。人心即天心。故心盡而天應。人事即天事。故事修而天從。君天下者。誠能靜存動察。履中蹈和。神

與性會。心與天通。則天清地寧。萬物茂育。可
還至而立效。豈虛語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一章書。是嚴道紆之防也。子思曰。仲尼之
言曰。日用常行。皆無有過不及之理。是爲中
庸。乃天命所當然。而人心之所同有者。然惟
君子爲能體此中庸。與之適合。若小人。則于

中庸之理。大相違背。而反是焉。仲尼之言如
此。夫中庸之理。人所同得。乃惟君子能之。而
小人不能者。何哉。蓋君子靜時。既能戒慎恐
懼。心存天理。而動時。又能隨時處中。合乎大
道。此所以爲中庸也。小人靜時。旣心徇人欲。
而動時。又肆欲妄行。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
小人之辨。只在敬肆之間而已。要之道紆之
傳。必宗仲尼。垂訓立教。昭如日月。子思懼賢
智之害道。又恐邪說之亂真。故引孔子之言。

以嚴其防。見中庸之紆。必歸君子。而非小人之可得而竊取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中庸之妙。以醒世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無太過。亦無不及。乃日用尋常所遵行。而不可易者。真盡美盡善。而無以復加者乎。但今世之人。氣質多偏。復爲習俗

所囿。故所知所行。非流于太過。卽失之不及。鮮有能適合乎中庸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中庸之道。本人心所同具。天理之當然。乃小人反之。而衆人又鮮能之。必賴修道立教之聖人。斯胥一世而歸于至善之域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一章書是明中庸鮮能之故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如江河之行于地。豈有阻塞而不行者。今乃不行于天下。我知之矣。蓋行道由于明道。世之資稟聰明者。既窮高極遠。知所不必知。而過乎中。愚者又蔽于一曲。暗于大道。而不及乎中。是智者既以道爲不足行。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如日月之明于天。豈有晦昧而不明者。今乃不明于天下。我知之矣。蓋明道自能行道。

世之資稟賢能者。既駭世驚俗。行所不必行。而過乎中。不肖者。又安于故常。溺于物欲。而不及乎中。是賢者既以道爲不足知。而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若此者。豈道之遠于人哉。夫道命于天。率于性。乃尋常日用之所不能外者。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譬諸飲食。人于終日間。誰不飲食也。鮮有能知其滋味者。使其能察識焉。則不出飲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

不出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可見誰非道中之人。誰可須臾離道之人。是在勉強學問。化其氣質之偏。而合乎理義之中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一章書是慨當世之不能行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道。惟其明之者寡。所以行之者鮮。其不行于天下矣夫。夫以當行之理。而人莫之行。豈非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

耶。是必開天明道之聖人。乃能立萬古行道之極也與。

聖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此一章書是舉舜之大知。以見道之所以行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而知有大小。卽量有偏全。惟古之帝舜。其惟大知也與。人之聰明自用。則隘。博攬則宏。舜

抱濟哲文明之資而不敢自恃。每事必問之于人。虛心體訪。毫無勉強。卽芻蕘之言。以爲至理所寓。細加審察。不以淺近而忽之。其無遺善如此。于所問所察之中。有言之不當于理者。則隱匿包容。未嘗宣露恐沮。其來告之意。言之當于理者。則播揚稱贊。使之勸勉。以堅其樂告之心。其廣大光明。又如此。然言雖當理。而衆論紛紜。或太過。或不及。有兩端焉。于是兼綜衆說。權衡輕重。以求其義理之至。

當至于一致之歸。確不可易。有其中焉。然後措之事業。見諸施行。就衆說所有之中。還用之于民。而已不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又如此。此不自恃其聰明。而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不自恃其才識。而合天下之才識爲才識。故其知益精。其量愈廣。舜之所以爲舜者。其以斯乎。蓋問察隱揚。有以見其寬宏博大。兼該衆善而無遺。執兩用中。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于至善而無偏。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

而道之所以行也。夫千古聰明睿智之君，首推虞舜，疑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乃虛懷若谷，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可見知之所以大者，在乎明目達聰，而不在恃一人之見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一章書是舉道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子

思曰：孔子之言曰：明于理者必能固守，猶之明于事者必能避患。今之人皆自許曰：凡事之未來，我皆知之，宜其防患于微也。乃禍機當前，茫然不覺，有如禽獸懼于罟獲陷阱之中，尚不知退避，安得爲知乎？今人之爲道者亦然，其自言曰：比理之至微，我皆知之，宜其能擇而守也。乃于中庸之理，雖亦知辨別出來，而竟爲私欲所間，不能守于期月之近，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蓋見之明，方守之定，守之

不固。正坐見之不真爾。然則格物致知。顧不重且要哉。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一章書見必如顏子爲人。而後道始可明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理。散見于事物之間。但在人能擇而守爾。惟顏回之爲人也。凡遇事物之來。必詳加辨別。以求所謂中

庸者。但得一至善之理。卽躬行實踐。拳拳然奉持在心胸之間。堅守而不復失矣。蓋顏子惟知之真。所以守之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學顏子之學者。宜留意焉。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言中庸擇守之難以起下

章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國家至難治。然有明敏之才者。可以使之均平。爵祿人所爭慕。然有廉潔之操者。可以辭之而不顧。白刃人所畏犯。然負勇敢之質者。可以蹈之而勿避。此皆不爲難事。惟是中庸之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於日用常行之事。而有至當。不易之理。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未易幾此。此所以中庸不可能也。然則有志于斯道者。豈可不純其擇守之功哉。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一章書言必得君子之強。而後中庸可能也。子思曰。昔者子路求所以操持堅定足以

任道者。故問于孔子曰。如何乃爲剛強。孔子曰。強亦不一。今汝之所問。其囿于南方之風氣。而爲南方之強與。其囿于北方之風氣。而爲北方之強與。抑根于義理。不囿于南北。而爲汝學者之強與。何言乎南方之強也。如人有不合于理。則寬容柔順以教之。或有以橫逆相加者。亦直受之而不報。是爲南方之強。蓋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容之力勝人。其長厚之風。猶近于

君子之道。君子居之。何言乎北方之強也。彼戈兵甲冑之屬。凶器也。乃視若衽席而安之。雖至戰鬪而死。亦無厭悔之意。是爲北方之強。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以果敢之力勝人。其武勇之習。一純乎強者之事。強者居之。若汝之所當強者。非君子之強乎。君子之處人。藹然可親。而又志節凜凜。不冑隨波逐流。違理從衆。是爲和而不流。其強也不亦矯乎。君子之處己。卓然守

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至有所傾撓。依附是爲中立而不倚。其強也不亦矯乎。當國家有道之時。君子則以行道濟時爲念。不冒變末達時之志行。其強也不亦矯乎。當國家無道之時。君子則以守義安命爲主。卽至于死地而不冒變平生之節操。其強也不亦矯乎。蓋南北之強。在以氣質勝人。君子之強。則惟以義理自勝。有君子之強。而後中庸可能矣。

右第十章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一章書是以中庸之道歸諸聖人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求隱僻之理。以知人之所不必知。過爲詭異之行。以行人之所不必行。其意蓋欲求名也。而人情又厭常喜新。故傳之後世。容或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太過。而爲所不當爲者也。我則止求吾所當

爲者。而此隱怪之事。斷然弗爲之矣。又有求道之君子。亦知道之當爲。勉力遵行。乃不能實用其力。至于半途而廢焉。此失之不及。不當已而已者也。吾則行之于始。必要其終。而自弗能已矣。至于備道之君子。所知所行。無過不及。依乎中庸之理。是與道爲一者也。雖其闇然自修。或不見知于當世。而絕無怨悔之心。是與道相終始者也。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聖人。其孰能之。有志于中庸之道者。其亦當知所取法矣。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一章書是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而極言道之無所不在也。子思曰。道命于天。率于

爲者。而此隱怪之事。斷然弗爲之矣。又有求道之君子。亦知道之當爲。勉力遵行。乃不能實用其力。至于半途而廢焉。此失之不及。不當已而已者也。吾則行之于始。必要其終。而自弗能已矣。至于備道之君子。所知所行。無過不及。依乎中庸之理。是與道爲一者也。雖其闇然自修。或不見知于當世。而絕無怨悔之心。是與道相終始者也。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聖人。其孰能之。有志于中庸之道者。其亦當知所取法矣。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一章書是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而極言道之無所不在也。子思曰。道命于天。率于

性人人具足而盡之者惟君子則道屬之君子矣。夫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微密而不可見者也。以知而言。雖夫婦中之愚者。亦有本然之良知。于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知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生知之聖人。見聞所限。亦有不盡知者焉。以行而言。雖夫婦中之不肖者。亦有本然之良能。于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行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安行之聖人。時勢所阻。亦有不盡

能者焉。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是道不遺于常人。而亦不盡于聖人。天地可見道無不在矣。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遠不包。天下安得更有大于道者。而能載之乎。語其小。則無微不至。天下安得更有小于道者。而能破之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故曰。君子之道費

而隱。

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證道之費而隱。而又結言之也。子思曰。道之費而隱如此。不可觀詩而悟乎。大雅旱麓之篇有云。鸛之飛。則至于天。魚之躍。則在于淵。詩果何言乎。蓋鸛之飛。有所以飛者。是言道之昭著于上也。魚之躍。有所以躍者。是言道之昭著于下也。夫天地

間。無非物。卽無非道。舉一爲而凡在上者可。知。舉一魚而凡在下者可。知道之費于此。益見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總而論之。君子之道。由其一節而論。則托始于夫婦居室之間。而知能有所不遺。及推而極之。以求其全體。則天高地下。莫非此理之昭著。又何知能之可遽盡乎。道之不可離如此。此君子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可已也。與。

右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言道不離人。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實功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率于性。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何嘗遠人。故爲道者。爲人而已。若人之爲道。必欲離人而求諸高遠。便

非所謂率性之道矣。何以見之。幽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其長短法則。卽在所執之柯而不遠矣。自我言之。所執者一柯。而所伐者又一柯。邪目視之。猶有彼此之別。而以爲遠也。若道則與人爲一。非若柯之有兩。故君子治人。不過就人身原有之理。責成于人。苟人而能改。則亦已矣。更不多求于人之外也。豈欲其遠人。以爲道哉。夫道不遠人。亦以不遠于人心爾。若能盡己之

心而忠。推己之心而恕。則私去而理見。去道自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理施諸己。此己心所不願者。則以己心度人心。知其與我無異。亦勿以施于人。以此求道。何遠之有。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一節書。是孔子自言其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曰。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反之于丘。則未能一焉。如所求乎爲人子之理。欲盡孝。以事父。乃我之所以事父。未能盡孝也。所求乎爲人臣之理。欲盡忠。以事君。乃我之所以事君。未能盡忠也。所求乎爲人弟之理。欲盡弟道。以事兄。乃我之所以事兄。未能盡弟也。所求乎朋友之理。欲盡友道。以交友。乃我之所

以先施于友者未能也。然必如何以求其能哉。蓋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于身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發之爲言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易至于不足不敢不修德而益勉其行。言易至于有餘不敢有盡言而益求其謹。惟謹之至。則所言者皆與所行相顧。而無言過其行之慮。所行者亦與所言相顧。而無言不逮行之患。君子之于言行如此。豈不爲慥慥篤實者乎。此我之所當取法以自修者也。敢遠人以為道哉。世之求道者。每舍人倫物則之常。而驚于高深渺茫之域。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既失其所以爲人。又安問其所以爲道乎。亦惑之甚也。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隨在盡道之意。子思曰：凡人所處之位不同，各有當行之道。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盡其所當行之道。未嘗于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求盡于本分之內，自不暇及于本分之外也。所謂素位而行者，何也？人之所遇，惟順逆兩境，而皆有可安之處。如見在富貴，則行富貴所當行之道；而不至于淫，見在貧賤，則行貧賤所當行之道；而不至于濫，見在夷狄，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而不改其行，見在患難，則行患難所當行之道；而不變其守，道隨在而盡，則心亦隨寓而安。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本心之理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三節書是言君子之學。正己反求而不願

乎外也。子思曰：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上。君子則不然，在上位，則不侵陵乎下；在下位，則不攀援乎人。上惟知正己，求完己之分內，而無邀求于人之心。夫有求而不得，則怨生。今無求，則自無怨。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于天，亦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于天；下而不合于人，亦安于所遇，而無所罪尤于人。又何願于外乎？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一身之所履，雖有

順逆之境，而宅心平易，隨寓而安。至于窮通得喪，一聽諸天命之自然，而無一毫慕外之心。豈若小人逞其私智，于傾險之途，以妄求幸得之福哉？是道也。夫子蓋嘗言之矣。夫子有曰：射雖一技之微，而其心則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皆正己而不求于人。即如射者，失諸正鵠之的而不中，但反求諸己，以爲技藝之未精，更不怨勝己者。故曰：射有似乎君子。觀此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

乎外。益可見矣。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一章書。是示人入道之序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于彝倫日用之常。而後可。造夫聖神功化之極。審于隱微幽獨之際。而後可。底于中。

和位育之全。辟如人欲行遠。必自邇始。邇卽所以爲遠也。辟如人欲登高。必自卑始。卑卽所以爲高也。君子之道。正與行遠登高相似。小雅棠棣之詩有曰。人能于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無有不和之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旣極其和樂。且又久而不變。則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孥矣。詩言如此。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如此。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矣乎。夫卽一家言。

之。父母在上。是高遠者也。妻子兄弟在下。是卑邇者也。由妻子兄弟之和。而遂致父母之順。豈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乎。求道者。可以知其序矣。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此一章書。是卽鬼神以明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二氣之良。能爲鬼神。其爲德也。流行不窮。殆至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天下惟有形者可見。鬼神無形。雖視之而弗見。惟有聲者可聽。鬼神無聲。雖聽之而弗聞。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凡有形有聲之物。皆鬼神爲之體。不可得而遺也。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何其盛耶。卽以祭

祀一端驗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皆齊明以肅其心。盛服以肅其身。于以奉承乎祭祀斯時也。但覺鬼神之精爽洋洋乎流動充滿。恰如在上一般。而在上皆鬼神也。恰如在左右一般。而左右皆鬼神也。所謂體物而不遺者。于斯驗矣。試觀大雅抑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雖極其誠敬。尚恐有愧。况可厭射而不敬乎。觀于此言。益可以見鬼神體物而不遺矣。夫不見不聞鬼神微矣。而體物不遺。又極其顯。何哉。蓋鬼神之屈伸往來。總一實理爲之。所謂誠也。惟其誠。則有是理。必有是氣。自發見昭著而不可揜。如此夫。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人之體道者。焉可不以存誠爲要務哉。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見舜能盡庸德之量也。子思曰。孔

子之言曰人子事親皆當盡孝然惟古帝舜其爲大孝也與夫爲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其顯親之孝爲何如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其尊親之孝爲何如非富不足以養親舜之富奄有四海以天下養其養親之孝爲何如且上而使宗廟饗天子之祭所以爲親光前者至矣下而使子孫保諸侯之封所以爲親裕後者至矣舜之德福兼隆如此誠有

非常人可及者此其所以爲大孝與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四節書是言聖人大德而後能備大福也子曰夫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爲大孝然德又福之本也故有聖人之大德而德中自

有尊榮必得天子之位。德中自有福厚必得四海之祿。德中自有令聞必得顯著之名。德中自有久道必得永遠之壽。皆理之自然不求而自應者也。此豈天之有私乎哉。嘗觀于天之生萬物。必因其材質之可厚而加厚焉。如物之栽植者。本有生意。便從而培養之。至物之傾仆者。本無生理。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皆物之自取。而天未嘗有意于其間也。嘉樂之詩有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然

昭著之美德。既宐于在下之民。又宐于在位之人。以是爲天所眷顧。而受天之祿。天既保愛之。佑助之。而命爲天子。又從而申重之。保佑之不已。使之獲福于無窮。此天之眷德。又有可徵者也。由此觀之。可見有大德者。必然受天之命。而爲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爾。尚何疑哉。夫舜之德爲大德。斯孝爲大孝。舜聖人也。而實孝子也。舜之

聖聖之孝者也。舜之孝。孝之聖者也。故爲天下萬世法。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所言文武周公之事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自古帝王于父子

創述之際。多有不足于心之處。卽不能無憂。若全無所憂者。其惟我周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是賢父作之于前也。武王繼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綱。是聖子述之于後也。父作子述。前後皆有令德。文王之心。更無不足之處。此其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如此。至于武王述之之事。更有光大前人者。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

家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是時人心天意無不順應。王業之端緒始基之矣。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應乎人心。順乎天命。誅討無道。壹著戎衣。遂克商而有天下。是時諸侯率從。萬姓悅服。東西南北無不稱功頌德。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于是易侯而王。而尊爲天子。化國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上而祖宗則隆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自文王以前。皆奉于宗廟而饗之。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

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皆守其基業而保之。無非承祖考之烈。順天人之心。而合乎理之所當然也。武王之事如此。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一節書是言周公制禮以全武王子述之事也。子曰：武王受命爲天子時已末年矣。凡所以述文王之事，尚有欲爲而未暇及者，周公乃身任其責，因時制禮，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以成文武之德，近而追崇，古公爲大王，季歷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蓋推文武之意而及乎王迹之所起也。遠而自祖紂，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饗，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于

無窮也。斯祀禮也，皆本乎天理之安，人情之至，豈獨自盡其孝已哉？又推之以及天下，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之禮，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之禮，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用死者之爵，貽之以安也。祭用生者之祿，俾盡其情也。又制爲喪服之禮，期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而止。天子諸侯無叔伯昆弟之喪，親不

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此乃父母之喪。子于父母。罔極之恩。無分貴賤。貴不敵親也。追王上祀之禮。致孝于祖先。葬祭喪服之禮。推及于天下。皆緣情制禮。周詳曲當。以成文武之德也。周公之事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體中庸之道。當以文武周公爲法。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一章書是引孔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而言其所以盡孝者在繼述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凡人之孝。止于一身一家。未必達之天下。惟武王周公能推其孝親之心。盡倫盡制。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而無異詞。其達孝矣乎。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爲繼。

不必前人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爲述。不必前人有此事。而吾之所爲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爲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時隨分。一酌乎理。而推四海。傳萬世。而爲達孝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

毛所以序齒也。

此二節書是舉武周所制祭禮。以明達孝也。子曰武王周公之所以善繼述者。卽其所制祭祀之禮。可見也。自春徂秋。四時皆有祭。臨祭之時。于祖廟中。門堂寢室。必加灑掃整飭。以致其嚴潔。于先世所藏之重器。必陳而列之。以示能守。于先王所遺之裳衣。必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其如在之誠。于四時之食。各以時物薦之。以奉人者薦神。而將其

生事之敬。其于時祭之致孝者有如此。再以
禘祭之禮言之。宗廟之次。在左者爲昭。右陽
也。昭取陽明之義。在右者爲穆。右陰也。穆取
陰幽之義。此建立宗廟之位置也。當禘祭于
太廟。則羣廟之子孫皆來與祭。其宗廟中序
立之禮亦依祖宗世系以次相序。乃所以序
其孰爲昭孰爲穆親親使不紊也。至于異姓
助祭。外服有公侯伯子男。內朝有卿大夫士
皆序之以爵。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乃所以辨

其孰爲貴孰爲賤。貴貴使不越也。其同姓異
姓與祭俱有職事。如宗掌祠祭祝讀祝文。主
于司尊司爵之類皆事也。序其執事惟賢是
任。乃所以辨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與趨事
之嫻熟。賢賢使不掩也。祭畢而飲福。則同姓
兄弟與異姓之賓衆人互相勸飲。謂之旅酬。
必使各家在下之子弟舉解于其在上之父
兄。以相醕酢。乃所以逮及賤者亦得以有事
爲榮。幼幼使伸敬也。至異姓賓退獨燕同姓

則以毛髮黑白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乃所以就尊卑中。各序年齒。不論貴賤。老老以加敬也。其廟中恩義之周。悉又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二節書是結言繼述之善。而又悉舉禮制之通于治道也。子曰。武周所制祭祀之禮。旣

善且備如此。皆善體先王而爲之者也。先王對越祖考。有位焉。今所踐者。卽其位也。先王升降周旋。有禮焉。今所行者。卽其禮也。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卽其樂也。祖考是先王之所尊者也。今春秋祭祀。用致誠恪于上。以敬其所尊。子孫臣庶。是先王之所親也。今周列在廟。廣推恩義于下。以愛其所親。以此觀之。武周之奉事先王。事死猶夫事生。事亡猶夫事存。真善繼善述。無所不至。孝之

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然祭祀之禮。又不止此也。有郊社之禮焉。郊以祭天。冬至祀天于圓丘。社以祭地。夏至祀地于方澤。蓋所以奉祀上帝與后土。答其覆載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或五年一禘。而合饗于太廟。或四時有祭。而分薦于羣廟。蓋所以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夫郊社之所以享帝禘嘗。之所以享親。其禮至大。其義至精。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苟能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仁孝之理。推之萬事萬物。無所往而不當。治國之道。卽此而在。其如視諸手掌。甚明而易見者乎。武周制禮。不惟善體先王。而且通于治道。有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武周之孝。盡倫盡制。皆有合乎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以孝治天下。于制禮作樂。理明治幽之間。宜加之意焉。

右第十九章

